

先生最知弟子心

——贺王文采院士九十华诞

傅德志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我在《王文采口述自传》中附录一篇“承学师门录”, 总结我的老师是个很普通的人, 普通到任何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到, 却谁也做不到。我在该篇中, 也总结老师做的学问都是很平淡的。在他的论文论著中, 都是就事论事, 看不到新发现的成功喜悦, 也没有完成鸿篇巨制的快意抒怀。他的学术研究, 都是摆出客观事实证据后, 按照进化原则和分类方法, 获得必然的结果。

正因为老师做人的普通, 做学术的平淡, 让一些人以为我的老师在学术上对基础理论研究兴趣不大, 在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但正是我的老师发表了最多介绍世界新分类系统的文章。能够全面介绍这些分类系统, 首先得理解和掌握各家建立分类系统的理论, 熟悉分类系统中各个类群。索恩(Thorn)和塔赫他间(Tahtajian)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连续发表和更新不同版本的新分类系统。文采师每次都立即指出这些新版分类系统与前版的变化, 哪怕只有几个小科的细微变化, 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世纪交替前后诞生的分子系统问世后, 文采师就没有时间予以置评了。著名药草和分类学家艾铁民告诉我, 他曾到先生家请教如何看待国际最新发表的新分类系统。文采师很高兴并态度鲜明地推荐了我在《植物分类学报》发表评论当时最新分类系统的论文, 认为那篇论文代表着中国学者当时对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研究的最新认识。

文采师很看重我做的全球植物编目和分布研究, 也对我提出被子植物数字分类系统很感兴趣。他十几年前特意赶到我当时任职所领导的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 让我详细解说在英国发表的裸子植物最新分类系统, 与建立被子植物新分类系统的内在关联, 以及全球植物编目和分布格局的研究进展。

其后, 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想当、愿意当、能当所长的人很多, 但能够做全球植物编目和被子植物新分类系统的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你正在做的是中国塔赫他间的工作, 而且比他还做得全面。你必须赶紧回北京, 再带上几个学生助手, 苦干十年, 肯定能够做出世界级重量成果。

无论顺境逆境, 文采师都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我。文采师支持过我担任国家植物标本馆馆长, 但对后来我担任所级领导一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文采师看我从广州回到北京, 用几年时间就出版了 50 卷《世界维管植物(种志初编)》, 比我还要高兴。欣然命笔为这 50 卷书的精华本《植物科属大辞典》题写书名。基于这些原始数据, 我跟文采师汇报, 全球植物区系在种级分类群水平上, 呈现南北相邻植物区系的密切程度, 远大于东西相邻植物区系。亚洲—澳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两两之间都具有最密切的关系。过去一直认为东亚—北美植物区系关系密切, 是基于少数样本的过度解读。讨论中, 文采师提到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的科学家, 能够在全球种级水平上, 研究世界植物区系的格局。他认为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要求我尽快写出论文或报告, 争取在 2017 年首度在中国召开的世界植物学大会上, 作为中国学者的重要贡献, 奉献给全世界。

最近向文采师汇报, 经过文献、标本和网络数据的整合和反复计算, 中国的植物总数, 下限就达到了 35 248 种, 比巴西植物总数的上限还高, 稳居世界第一。巴西的植物总数为 31 905 种, 世界排名第二。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等国的植物总数, 都在 2 万种上下, 并列世界第三。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植物分布, 也都尽在掌控之中。西

方学者要在 2020 年才完成的所谓植物学头号任务——“世界植物在线植物志 (PLANT2020)”,我早在 2010 年出版的 50 卷《世界维管植物 (种志初编)》中,就完成全球植物名称和分布的基础性研究了。中国是植物大国、富国,也是植物学研究大国、强国。中国学者要尽到植物大国、富国、强国的义务和责任。聊完工作陪文采师出办公室的门,正巧碰到苔藓学家汪楣芝大姐路过。文采师破天荒流露出兴奋的情绪,指着我的大拇指,高兴地说了一句最情绪化的话:“他的工作,把老外的鼻子都气歪了!”

亦步亦趋追随文采师 30 多年,先生教诲潜移默化,先生心血点点滴滴。做学问就按部就班做,做人就做普通老百姓。做学者,心中就装得下整个世界。

值此《广西植物》整理出版王文采院士在该刊发表论文专辑之时,写就此文尤感不足,附录我主编《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下卷,孙英宝全程负责)写就的《编后记》,更多领会先生治学之精妙绝伦。

傅德志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2016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说明:因能获得《王文采院士论文集》的读者有限,故此附录此文。

《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下)

编 后 记

2006 年是文采师 80 华诞。在我们的心目中,先生的学术事业常青,先生的研究精神永驻。所以我以为替先生整理、出版论著,当是最好的祝贺和纪念。遂率领几位再传弟子开始整理工作,准备出版《文采文集》,并另请著名中国植物学史专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馆员胡宗刚先生为文采师撰写传记。

2009 年胡宗刚所作《王文采口述自传》顺利出版。而《文采文集》因种种原因经过较长时间,至 2011 年才推出,其书名也更改为《王文采院士论文集》。这套书当初未设主编。但在历时 5 年的过程中,出版社要求有编委会或主编对此书负责。我于

是很荣幸地成为主编,而且弟子继承老师的衣钵,汇总老师的学术成就,也是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的事情。

当初也有人认为整理出版发表过的东西意义有限。但毛茛科研究专家杨亲二教授认为整理出版先生的文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植物学家,特别是毛茛科研究者都是功德无量之举。此外,我也能感到许多研究者和研究生们都在关注并期待这套书的出版。

出版《王文采院士论文集》得到先生同意。但本人没有什么课题经费,无力资助出版,先生对出版经费有些担忧。一次先生跟我说,他家里这些年有点积蓄,可以都拿出来做出版费用。我请示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马克平博士,他表态说不管有多大难处,这部书的出版是必须的。马所长允许动用所里配发给每位院士的科研经费解决了这一问题。

编辑中,文采师提出不能掠人之美,即这部文集只能汇集他本人的论文,凡与他人合作的论文一律不收。如 1964 年先生与现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先生共同研究中草药植物的分类鉴定时,曾合作发表了毛茛科新属人字果属论文。这篇论文非常重要,解决了毛茛科楼斗菜族分类系统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生开题的依据。我恳请先生将该文收录。但先生摇头说他只是帮忙,那是肖培根先生的工作。于是,我们只有遵命。好在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减论文集的分量。

全书汇集先生自 1950-2010 年所发表论文共计 178 篇。编排不是按照论文发表时间的顺序,而是以先生研究的类群汇聚,如毛茛科、苦苣苔科、紫草科等。在这些论文中,先生总计发表了 1 534 个植物新名称(其中 24 新属),其中新种 554 个。在世界范围内发表中国植物的学者中,先生排名第五。前 4 名分别为林奈(C. Linnaeus)1 107 种,福兰斯(A. Franchet)732 种,秦仁昌(Ching)670 种,翰德·马茨(H. Handel-Mazzetti)563 种。上述数据说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其研究成就已享誉世界,在当今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中,也可称绝无仅有。论文集中,还汇集了多篇根据多科植物分布的分析、研究,发现东亚植物区系的 3 条迁移路线,提出了 16 个间断分布式样。

在中国近代植物学发展历史中,18-19 世纪是外国学者研究的天堂,大量新分类群都是外国学者

发表,模式标本也都流失到国外。20 世纪初,以文采师的老师胡先骕先生为代表的一代植物学者结束了中国植物只能由外国学者研究的历史,他们系统地整理出中国植物科属的资料,提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宏图大业。王文采先生这一代植物学者们则承前启后,共同完成了这部跨世纪的巨著。

《中国植物志》即将完成之时,曾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美国等西方学者纷至沓来寻求合作。但《中国植物志》的完成,并没有使我国取得国际学术领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植物学大会上,还鲜见有中国学者主持会议或做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2011 年 8 月在墨尔本召开的世界植物学大会,提出了国际学科领域最新任务是 2020 年完成全球已知植物最全最权威的“在线世界植物志”,也未见安排中国学者组织、主持或参与这个项目。现今在具有国际影响的全球化植物学研究的 IPNI(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和 TPL(The Plant List)等项目中,也无中国科学家的参与。在与中国合作研究的项目中,如 FLORA OF CHINA、物种 2 000 节点等,也都是以外国学者为主。美国在本土植物志编写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来和中国学者编写 FLORA OF CHINA 项目,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中国植物学研究成果的宝贵资料、珍贵数据和植物标本。

王文采先生深知中国植物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深知国家要强大、民族要自立、学科要发展,仅有中国特色是不够的,必须将学术眼光投入到全球中,取得世界性成果,才可能与国外同行有平等的竞争和合作。因此,在我读研究生时期,文采师就为下一代植物分类学家在《中国植物志》编纂和出版完成之后,指出战略性发展方向:中国学者今后主要的

任务是站在世界角度研究中国植物区系和地理格局;站在全球植物编目角度研究分类系统和类群修订;立足中国研究全世界各国(地区)的植物。遵照文采师的战略设想,基于《中国植物志》的丰硕成果,后《中国植物志》时代的植物学者正瞄准全球植物编目的学科制高点努力攀登。文采师对世界植物学进入“中国时代”充满着信心和期待。

所有参与组织、整理、核校本书的朋友们,都体会到了文采师的治学严谨平和而内涵深邃高远,深感受益匪浅;而搜集整理编排工作也饱含艰辛,期间文采师不断慰问和感谢为此书付出劳动的晚学们。来金朋先生是我最早安排搜集论文的朋友,做了大量工作;王英伟博士和谢磊博士继续论文的搜集整理,并对早期论文重新录入排版;孙英宝先生则自始至终全程负责,并重新绘制书中插图,付出巨大劳动;杨永博士负责解决本书编辑整理中遇到的分类名称和文献疑难问题;《植物分类学报》责任编辑梁燕女士对全书精心校对;前任所长马克平博士大力支持出书,并欣然作序;国家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的序言盛赞文采师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科的承前启后的传人;植物所文献中心主任崔金钟博士支持和鼓励本书出版;该中心的林月慧女士协助联系出版;高教出版社林金安先生及其助手编辑赵晓媛、孟丽精心编辑设计本书……。

没有众多朋友们共同努力,本书的出版难以想象。作为主编,衷心地感谢所有参与本书的出版工作、支持和鼓励本书出版的朋友们。

傅德志

2011 年 10 月 11 日于北京



傅德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原始被子植物毛茛复合群、裸子植物和植物区系研究。基于毛茛科人字果属植物形态地理学证据,建立了属下分类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毛茛科唐松草亚科的分类系统;发表裸子植物一新科——竹柏科,提出了解释裸子植物系统演化的苞鳞—种鳞复合体演化理论,并基于这个理论发表了世界裸子植物最新分类系统;提出了量化研究植物区系的指标——区系指数和等效面积研究思想;近年来一直做全球高等植物编目和分布的研究,植物大数据表明中国植物总数为世界第一;通过植物系统发育和地理分布格局研究,提出了“白垩纪植物泛球植物区系形成和解体”理论体系。